



龜山先生文集叙

後學楚黃耿定力撰

有宋中葉篤生真儒道州一傳而為
河洛河洛之間從者如雲先生之歸
也伯子獨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
閩學日起斯文垂統後學北面而神
明之伯子之言斯其驗哉先生初謁



後學楚黃耿定力撰



伯子即悼異端曲學之弊拳拳以尊
師振教爲言旣得伯子真傳兢兢步
趨正升罔敢越軼其器固能載道而
行也晚近學者守櫝遺珠指蹄爲兔
斤斤膠常滯器固不足道即稱有聞
矣德不足以命世行不足以泚人譬
之隙光爝火乍明乍滅亦何述焉百

家之學折衷元晦然詮述旣繁時所
出入人亦以此置喙先生論著引而
不發不欲標揭指示令不肖者藉爲
口實此所以深於道也先生晚年一
出與伯子爲條例司同元晦猶然有
疑毋乃正升不載條例意與歆窺濂
洛真傳則籍具在潮陽林子令將樂

求先生全集得之官司理家藏因授
剖劄盖其邦之文獻也仰止前脩嘉
惠後學知所先矣

明萬曆十八年歲在庚寅冬日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上書

卷之二

奏狀

卷之三

表

卷之四

劄子

卷之五

經筵講義

卷之六

辨一

卷之七

辨二

卷之八

經解

卷之九

史論

卷之十

語錄一

卷之十一

語錄二

卷之十二

語錄三

卷之十三

語錄四

卷之十四

答問

卷之十五

策問

卷之十六

書一

卷之十七

書二

卷之十八

書三

卷之十九

書四

卷之二十

書五

卷之二十一

書六

卷之二十二

書七

卷之二十三

啓

卷之二十四

記

卷之二十五

序

卷之二十六

題跋

卷之二十七

雜著

卷之二十八

哀辭祭文

卷之二十九

狀述

卷之三十

志銘二

卷之三十一

志銘二

卷之三十二

志銘三

卷之三十三

志銘四

卷之三十四

志銘五

卷之三十五

志銘六

卷之三十一

志銘七

卷之三十二

志銘表碣八

卷之三十三

詩一

卷之三十四

詩二

卷之三十五

詩三

卷之三十六

詩四

卷之三十七

詩五

龜山先生全集目錄終

卷之四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

卷之四十一

卷之三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上書

上淵聖皇帝

裔孫令聞重刊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
 未有所補而迫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
 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
 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
 國恐自此遂填溝壑無復再瞻清光大馬之情不能
 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 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
 觀庶或補於萬分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

龜山先生全集

卷之目錄

五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宮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虜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

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膺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肱也心膺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猷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言心向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正觀嘉祐之

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効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
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又以師合之言為
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而不問
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姦言之
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而求治
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事大臣
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陳忠鯁
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
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也
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安

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貞矣如是而
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
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夫誕敷
文德而稟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
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 烏有是哉人君之
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
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
見代宗為政之弊嬖溺奄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痛
徵之省四方不急之貢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
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宮女

數百八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授
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踈斥宦官親任朝
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賍
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
口故近習用而朝士踈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
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
之必至也其後歛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私藏借
商除陌稅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
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
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蓋其初出於一時之銳無至誠

時

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轍之
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置於
宦臣之家親幸異時技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
路之言頗異前日雖細民無知友朝廷有以召之也
自正月以來屢降德音盡復 祖宗之舊賦外征歛
並行蠲除閭巷歡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
有一事如 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歛率由舊貫自崇
寧迄于宣和寬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聽
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 陛
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

有

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
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搖矣不可不慮也然邊陲未
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日費不貲而
邊郡殘破十無一二消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
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
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蓋未之知也人君高拱於
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戶知之臣恐
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擇人掌誦王忠道國之政事巡
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擇人之

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
之政事偏歷所部而語之候邊事稍寧兵革息則
賦外蠲除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
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
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
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嬖倖持權
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姦贓狼籍無敢
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
嘗論其一二雖蒙施行不過放寬而已未嘗究治也
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欽明乃罰人

嘗

黜

劉

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贓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嶺海庶乎人怨少伸味氣充塞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損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

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給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太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寬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權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欽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為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轉般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

宋至真楊楚泗未嘗入教徒於文曆內為收支文具
而已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
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兩
失之矣祖宗時荆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楊下卸
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
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有罅漏則
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儻門如鼠穴
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
洞見氏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抄鹽之法行而回綱無
所得松江州縣無批請故毀舟溢賣以充日食而

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賊盜不可勝計其為害非
細也臣竊謂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
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為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
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
損失者十幾五六蓋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
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
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
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
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
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舟益

脫獲易壞漕運遂廢矣聞真揚起網凡治舟所須之
物認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訟詐
以清河兵通行牽挽清河兵素非綱官所轄肆行盜
竊不可禁止加之漏下濕非沈溺則腐敗而不可
食兵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
朝廷嚴立法制船塢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
堅實無疎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為
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
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戶口
衆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

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戶所獲之鹽
轉運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
過四十萬緡至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
是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人
境內有錢清鹽場亭戶多竄亡至追捕拘繫之乃肯
完後嘗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觔不過四五錢積
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
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
此亭戶所以多竄亡也饑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
給故盜販十百為羣被甲荷戈名裹送者不下數十

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倖矣夫潞
山窮谷有經季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
也抄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
不敷也非抑配編戶則鹽抄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
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戶
孰肯冒禁與鹽販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
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
必有自矣朝廷蓋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江浙河
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郡
而已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

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
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
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錄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
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
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 陛下
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錄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
為式吏員之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
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
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
入以為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 臣在闕門

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為執政大臣治文書寬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敦諭大臣濶略細務付之有司專務修政事振率律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舉而萬目自張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其一

乞大統帥

臣竊見虜人駐兵城外須臾無厭遲回不去戎狄

狼之心請和一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勤王之師漸有至者宜召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宜悉其言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不一得不可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眾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至者有遲邇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

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虜氣自懾矣臣聞湯以七
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天下之廣而畏人也
苟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將孰有能法
今孰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律
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為三路
統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擊戮之有餘墨矣
其是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遯大河天
下棄而不守任虜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一甚

美謂將之有能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以
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
不恭命用命賞于社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擊戮汝矣
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命
戮之况未嘗接戰而遯迹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之
於經以為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
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
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
已虜騎之來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使敵人掩其不
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為寒心今幸無

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興奏報當日至及
脚過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虜
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
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
未有絲毫之効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
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規國則朕
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
賞有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
外明示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
不得承受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七 音寧執不忠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蠹國
害民之政輕費妄用刻革始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
以加此其視天下如桑蔽徒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
示之有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
至痛自引咎下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已內訟可謂
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叙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
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况有此
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
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虜兵在境上貽陛

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遣之屈為城下之盟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謀為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遯矣獨陛下后妃皇子番居宮中其與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以高爵厚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為身謀陛下孤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橫流也雖祖宗以來未嘗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稽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詢求貞賢以居其任精神之至必有聖賢不待夢卜而至者惟陛下早圖

之天下幸甚

一乞罷庵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庵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相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一十餘年覆軍敗將朝廷不聞中外各竭而貫之私蔽壟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宦屏去此曹使與與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

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凌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皇勉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監也

一乞謹彌令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此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訴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徒掛牆壁而已而民不

言心 陛下即位之初一言 臣下稟令四海聽

充不可不謹不空復暗前轍也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以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眾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有瓦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聖人之乘戒深矣臣願 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民聽天下幸甚

其二

疏上 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公具辭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此

臣昨蒙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 陛下不加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縻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

伏闕以數萬計詬訾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
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
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
之所棄天實討之方 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
際宰相尤宜考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非得真賢不
足勝其任也惟 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三

虜騎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
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無定命將出
師并乞召川仲師中劉
光世問以方畧可否

巨竊惟河朔為 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

自周世宗迄于 藝祖 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
難甚矣一旦棄之虜庭姑以舒目前之急則可以
經遠之計則未也方虜騎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
其人艘艦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
已者臣故曰以舒目前之急則可也河朔郡縣犬牙
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
邊而裂而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歲
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虜騎疾驅不數日而
至又非前日之比是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遠之計
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

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急召之宜有不
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為大
衄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
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朝
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
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豈若可為也臣本書生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种師中劉光
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 陛下召
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
可失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奉之好猶不能

保寧能保此強虜乎然朝廷許與金銀以千萬
萬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是
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在
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淪之
以為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效失此不為則後
將噬臍矣惟 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其四 欽宗乃詔出師襲虜而議者多持兩
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專守和議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 祖宗之時百
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奸臣要功為國生事與
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素卑辭厚

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太擔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

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池示易輕犯勦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疑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友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直在莧矣三鎮

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情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其五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

未有不以為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并丹劇賊也太原累月頓兵不移包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兵為援逗遛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大敗歸卧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備禪代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辜釋而不誅則無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備禪之

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留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之地而不救乎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云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

畫速正姚古逗留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遼東有武略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寇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神而垂聽之

其七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季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雜為守安石

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為則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先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季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為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為邪說可見矣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為天下守財身此謹

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陛下若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克勤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竭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然以愛為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壘公尸來止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釋古
云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
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
用專以侈靡為事蓋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
不甚哉臣伏望 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
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
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先生集卷第一

龜山先生集卷第二

奏狀

辭免通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 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者聞命震疊
罔知所措切惟 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漢
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 勅命未敢祇受已
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觀 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

在臣子苟有見聞咸宜自竭况臣備員勸講義豈敢
默輒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 聖慈特降 睿
旨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奏
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
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為職宜得剛明之
才以充其選願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 聖慈追還
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勲德之後蔚有典刑篤
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凜然有古諍臣之
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
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 聖旨學官等茲罷臣自罷
權祭酒切念臣還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
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眷知
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願雖糜捐無以報稱
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愆無

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 天度包荒未加竄強
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
伏望 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一合入差遣或
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 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 朝廷高
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耗兩
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
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
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會

前奏施行

其三

十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
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
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
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 天聽 陛下
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 陛下迫於公議
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 聖慈特賜矜憫檢
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瘳邊或宮觀任便居住奉 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 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 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瘳邊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 聖慈未賜兪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 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

斥 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健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 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 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 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 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 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 天聽伏念臣奉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 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為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縉紳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

詔不允者 睿恩誤被 蘇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深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還仗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為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無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遣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降 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除

臣微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
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 睿慈曲垂矜
憫未即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
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 陛下追
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 十七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微猷閣直學士恩命賜
詔不允者祇奉 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
自 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躡等而授者臣雖蒙除
給事申郎亦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 陛

下特降 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 聖慈以臣辭免微猷閣直學士賜詔不
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 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
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
惟延閣之命尤為華選 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
朝廷脩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
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
陛下特降 睿旨追還成命以寔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 七月二十一日申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
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
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俊累表懇辭
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
伏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今義當入覲
况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
未得伏望 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紅
趂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其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

在某昨蒙 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
膝乘騎不俊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主上即位復蒙 睿旨召赴行在某為舊疾
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
聞辭免不取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楚泗
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某犬
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
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 檢會前施行

辭免工部侍郎

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
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
任職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堯邊
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
後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乞宮祠其一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寘貳卿之列願雖靡
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李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

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 聖慈矜
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 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
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
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鑿與北狩臣以老病
在外無以自效儉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 陛下嗣
位特蒙矜貸召寘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縻捐未足
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
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痺心志耗昏兩脛

痺癢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 天聽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
祿使垂盡之季不至失所

其三 兼辭免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 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
方欲再具陳情伏蒙 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
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 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
衰病日昏不能遠視且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
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
住今已逾三季精神昏耗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

敢貪冒寵榮復居此職 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遣還
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 陛下擢宜 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
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 聖慈
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
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

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干誤蒙 睿恩擢侍
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
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
躋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扇招人言自貽悔
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
以食貧指衆仰祿為生未能引季辭仕冒寵僥求負
罪多矣恭惟 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覆察臣
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
季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
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隗交集所有直
學士之職 朝廷清選如臣哀朽豈敢冒居伏望
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 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實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
聞 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 陛下睿
慈矜憫僉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
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縻餼廩已逾二季方時艱難而
蕭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醜顏無所容措伏乞守

致仕以安愚分

代度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算尚以人而不祥之實救賢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度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為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襤褐不完飯蔬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或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稍

朝廷尊德勵善之實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